

获奖作家

长篇新作

代表新生代作家群体风格的一部十分独特的长篇小说

白昼的

躁动

邱华栋
◎ 著

BAI ZHOU
ZAO DONG

 新世界出版社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 is shown from the back, wearing a vibrant red, form-fitting dress. She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frame, with her arms raised and hands behind her head, suggesting a dynamic or expressive pose.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deep red, which creates a strong contrast with the white text. The overall mood is one of intensity and movement.

白昼的躁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昼的躁动/邱华栋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9

(获奖作家插图本丛书)

ISBN 7-80187-112-X

I.白... II.邱...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4718 号

白昼的躁动

著 者:邱华栋

责任编辑:野 莽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12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87-112-X/I·042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BAIZOU DE ZAOBONG

这是青年作家邱华栋的一部长篇小说力作。这部小说描绘了最近 10 年在北京活跃的一些艺术家的生活情况，是一部艺术家小说。一群有着自己的文学和艺术理想的人，在北京展开了他们的逐梦之旅。他们胸怀远大抱负，带着他们四溢的才华和鲜明的感情，生活在急剧变化的都市中，经历着时代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展现自己在这个时代所勃发出来的创造性的才能，和有趣的生活经历，是一幅极其逼真的当代都市画卷。

擅长描绘当下生活的邱华栋，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结构主义的手法：奇数章节都是叙述单个艺术家的情况，而偶数章节，则仍旧按照小说主线发展。邱华栋甚至还尝试了达达主义的自动写作，语言奔放，气势如虹，充满了想象力，信息量巨大，被评论家称为是“可以代表新生代作家群体风格和水平的一部十分独特的长篇小说”。

第一章

从远处看，所有的人都是树木。尤其是当夜晚来临，这一整座城市像一块胃部生长的巨大肿瘤一样在灯光中浮起来的时候，那些离开家要归家的人，全都在灯光中拉长了自己的影子在匆匆移动，整座城市也许就是他娘的一座影子城市，影子像树木一样茂密地生长，共同构成了城市中人的森林，和影子的河流，黑暗中的河流。

我决定不搭理那个女人，尽管她已经跟了我一小会儿了。当今天下午，我一觉醒来，觉得自己由于抽烟过多而肺部憋得难受的当口，我就一溜烟儿地来到了燕莎购物中心旁边的一条臭水河旁，猛地冲着发绿的河水中我的影子呕吐了起来。我吐出来的有西红柿，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总之我吐出了液体，那液体像血浆和脑浆的混合物一样，约莫三年前我在武汉的街头见过这

类玩艺儿，有一个人的脑袋不知怎么的开了花，然后他就躺在路的中间，很多人都围在那里看，可谁都不出声，我扒开人群看到了那种脑浆和血浆混合的东西，就像某种冰淇淋一样美丽。几年以后我在北京建国门外的意大利冰淇淋店就吃过这类玩艺儿。那会儿我一点儿也没觉得恶心。我蹲在臭水河边呕吐了一会儿，感到身体好多了，我看着我一天吃的东西在水中沉浮，然后它们就沉了下去，我敢打赌它们很快又会成为鱼虾的美食，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会被浪费的。

我经常挨饿。我就是那种被称为艺术家的人，我来到这里不久，可这座后娘一样的城市总想着要把我的一切都扒光。可我的确什么都不能给它，兴许我可以拔几根腿毛或者别处的毛发送给它，可它一定不稀罕这类玩艺儿，可我能够拿出来的就这么多了。不要就算了，我坐在那里哈哈大笑了起来。

在我的周围，昆仑饭店、京城大厦、希尔顿酒店、长城饭店、亮马河大厦那豪华而又冷漠的躯体在矗立着。可在我的眼睛里，那幢京城第二高的京城大厦，就像一个巨大的马蜂窝。我在猜想里面也许装满了一万个闹闹哄哄的人，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可现在，谁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呢？每一个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忙忙碌碌。在一条发臭的河流边上，我发觉所有人的面孔都像我呕吐出来的脏东西一样在越漂越远。城市！这个盲目的巨人，这个自大的瞎子，你让每一个到你面前的人都无地自容，呕吐不止。

我感到空气中有一种乙醚的气息，它使我昏昏欲

興許我可以拔幾根腿毛
 毛給他可牠一定不稀罕這類玩藝
 完可我能多拿出來的就這
 麼多了不要就當
 了
 我坐在那
 裡哈哈
 笑起來不
 起來不



睡。最近我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在梦中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植物，像一种叫作猫脸花的植物在冲我微笑。这会儿我真恨不得朝艺术的裤裆上踢上一脚，正是这类狗屎叫我挨饿。我的手艺换来的东西根本就填不满我那像深渊一样的胃，现在，我发觉我的饭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而且越来越大，我想总有一天也许会把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也一口吞掉的，我知道附近的这个购物中心是与德国人一起合开的，这里还有一家五星级的凯宾斯基饭店，那么我当然会一口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吞下去，连同那种大堂晃眼的光线、女人身体里摇动的欲望和所有人的梦境。我恨不得吞下一整座城市，让那些影子一样的人们在我的小肠和大肠中呼号，这样我才能满足我的饥饿感。这当然是个狗娘养的物质世界，尽管我一唱起歌来就嗓音嘶哑，我还是决定从现在开始唱上一曲美妙的歌曲，为的是每个人都能在城市的幕布上起舞。我有一个不错的肺，还有嗓子、胸大肌和其他各类玩艺儿，总之叫所有听我唱歌的人都朝我拥来，跳起来像古代生殖崇拜岩画上的那类舞蹈，也就是说你干脆可以把我当作一个雄起的生殖崇拜雕像。

这是一个有洁癖的世界，可这同样到处都是细菌，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化脓性链球菌、肺炎球菌、大肠杆菌、奇异变形杆菌、淋病菌、梅毒病菌、克雷白杆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杆菌、柠檬酸细菌属、志贺氏杆菌的世界，我看见它们也像盲目的人类一样在舞蹈，在垃圾场、大粪池，在人的腋下和口腔还有肿胀的私处舞蹈，所有的细菌和人类本身一样在疯狂

地舞蹈。同时，我还看见爱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胡宁病毒、裂谷热病毒、奥罗波凯病毒、马伯格病毒、萨比阿病毒、登革病毒、拉沙病毒、汗塔病毒、马丘波病毒、HTLV病毒们在舞蹈，这同样也是一个细菌和病毒狂欢的世界。究竟是谁向谁宣判？上帝向人类吗？人类向细菌和病毒吗？我敢打赌这一场战争没完没了无休无止。于是总有一天，我身边的这个世界就会像意大利冰淇淋一样溶化掉。我的脑袋里翻江倒海，都有些糊涂了。

我感到有点儿饿了，我从那条臭水河边走到三环路边上。来回飞奔的汽车带着灰尘，十分呛人，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不折不扣的忙乱。我一抬头就看见了不远处亮马河大厦下面的“硬石”酒吧的门顶上，悬挂的一辆火红色的凯迪拉克跑车。不久以前我和一个韩国女老板在“硬石”酒吧玩儿过，这家酒吧一到晚上十点以后就变成了美国摇滚音乐的天堂。在这家两层楼的餐馆式酒吧里，两边墙壁上挂满了欧美著名摇滚明星曾经用过的东西，格外激动人心。我打算去那儿看一看，可我的口袋里已经他娘的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了。我穿过了立交桥，这时候太阳已经在辉煌地沉没着，像一颗打破了蛋壳并且在疾速下落的蛋黄，我走过购物中心的时候，发觉这家著名的以物品奇贵闻名的商场里的灯都亮了，门口的停车场上停着的全是各色小轿车，华丽的女人们从汽车中间涌出来，简直像一支美丽甲虫的队伍。

我看见商场的附近晃动着几个妖冶的漂亮女人，她们的口红很艳，仿佛刚刚把一个男人的舌头咬下来了似

的。她们的眼神不经意地瞟着过往的男人们，她们就像是鱼一样散发着一股腥气，这种气息我一下子就闻到了，我闻这种气味儿比一只狗还灵。可我的口袋里连一个子儿都没有，我一个月以前靠卖掉一幅画挣的两千块钱早就变成了各类排泄物和分泌物从我的身上溜走了，我根本无法带走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我走了过去，我打算到“硬石”酒吧的门口溜达一会儿，我揣摸也许刚巧会碰上一个熟人把我也一同带进去。我才来不久，可这座城市的流浪汉我差不多已经全都认识了。有一天他们就像是雨后的蘑菇一样“哗”地从地下全都冒了出来，简直就像是一支隐蔽的军队。

我在穿越停车场的时候，发觉有一个穿一身黑纱裙的女人在跟着我，我凭我发达的第六感官感觉到了这一点。我刚才在购物中心的门口，好像也看见了她。也许她打算买一条新的乳罩，打算从我这借上一点钱，而把我盯上了吧。我吹着口哨来到了“硬石”酒吧的门口，我发觉她真的一直在跟着我。我站在“硬石”的门口，发现时间还早，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知道这个酒吧到了晚上十二点以后，才会真正地热闹起来。那个时候，全城的一连串的疯子、同性恋、自恋狂和小资产阶级、中产、白领、波波族什么的，还有已经越来越平面的十七八岁的更年轻的小杂种都会来到这里，在电光闪动中变成化石中的各种四脚动物和飞禽在抖动，变成了通电的一群奇怪的动物在战栗。

没有碰见熟人，我正打算离开，因为我太饿了，可那个穿黑纱裙的女人已经逼近了我。“嗨，先生，要打

炮吗？”

我扭过头去看她，第一眼看上去我就觉得她大概是一个盲目的野鸡。有时候这类女人你还是完全可以与她睡上一觉的，因为她一定会遵守也许她们那早已约定俗成的行规，从不向你多要一块钱。可这会儿我口袋里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了。我端详着她的脸，她的脸被各种化妆品弄得有些夸张，尤其是眼影太黑以至于我根本就弄不清她到底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她的乳房一点儿也不小，一件黑色的乳罩也包不住它，它好像马上要“蹭”地跳到你的胸脯上似的，叫我一阵发窘。她的声音有点低沉，还带着些沙哑，像车轮在铺了沙子的路上拼命地打滑。也许她还不算个下等贱人，我听出来她说话带东北口音。我把脸探向她：

“小姐，我口袋里连一分钱都没有了。我现在饿得恨不得连这条肮脏的河水一起喝下去。我没办法干任何事情，连我自己的晚饭，我还没办法呢。”这当口，一群金发男女冲了进去，这一带到处都是外国人，其实很多也是外国骗子，一瞬间你甚至疑心自己也许身处底特律的某个鬼地方，热闹繁华、充满了铜臭与新时代的机器音乐。

她听了我的话并不气馁，“那我们随便找个地方聊聊？大哥，说实话，我今天才从黑龙江来，我也饿了，我还没开张呢，你只要能让我吃一顿，叫我干什么都成。”这个看上去还算善良的野鸡忽然露出了一副可怜相，看那架势我非得带她走不可。可我真的连一分钱都没了，这真叫我为难。这时我忽然想起来，我的一条蓝

布短裤的小口袋里还缝了两百块钱，那是两个月前离开我的女友给我缝在里面的，她把那两百块钱留给我之后就只身南下了，回到湖北省的一所中学去慢慢地变疯了。她一离开我就会慢慢地变疯。想到那两百块钱，我这时简直兴奋得发抖，我说：“我还有两百块钱在屋里，我的住处离这里不远，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带你上我那儿。”

“好吧，咱们赶紧走吧。”她松了口气，看上去她为自己终于有了一个猎物而高兴，我于是和她一起在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上走着，这时我才发觉天已经完全地黑了下来。天黑得像一块幕布，这是幕间休息时刻吗？戏已经演完了吗？悲哀的夜色笼罩着我们，通往我住的村子的道路崎岖无比。我们摸黑穿行，犹如穿行在子宫通向世界的通道里一样。在黑暗的地方我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像鳗鱼一样滑，她有点儿急切地喘着气，看得出她有点儿紧张。也许她干这一行真的不算太久？有一群野狗忽然从黑暗中飘出来，冲我们狂吠。“这是到哪儿了？”她紧张地问我，“马上就到啦。”我说，我在黑暗之中低沉地吼叫了一声，又弯腰拾起了一块砖头，向黑暗的道路上跑动的黑影扔去。有一只狗在呜咽，它向一边跳开了身子，带着其他的狗们逃走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前进，我们终于来到了我的住处。这漫长的二十分钟，我好像在子宫向世界的出口的通道中蠕动了一个世纪，之后，当我看到我租的那间屋子的房东家的灯光时，立即明白我到家了，像婴儿猛地从母亲的阴道中滑落一样，我开心坏了。“到了。”我说，我揽住了她

的腰，打开门钻了进去。“我们到了。”

我们刚进屋，还来不及打开灯，她就有些急不可耐地钻到了我的怀里，像每一个野鸡在干事前那样娇声地喘息着，她脱我的衣服和脱她的衣服一样快速而又熟练，仿佛是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像两条赤裸的鱼一样站在屋子中间了。这事来得太突然，而且的确还有些滑稽，我禁不住地笑了起来。在我黑暗的屋子里，她也能摸清床的方位，我简直就是被她给劫持到那里去的。这下子，我们就贴到一起了，我可以感觉到她的乳房像热乎乎的塑料玩具一样冲到了我的脸上，这一下好像天上所有的星星都在碎裂，然后“砰”的一声，啤酒瓶被打开了，那种激情的泡沫便“哗”的一下子流溢出来，好像要一下子淹没整个世界。看上去她像个技巧熟练的野鸡，她娇声喘气的声音听上去真的充满了激情。我们互相抚摸着，我们用嘴在互相地找寻，她浑身扭动的架势简直有点儿火烧眉毛了。我趴在上面，她的两腿像手臂一样举起来，左手从后面伸过来抓住我。我像一条鱼一样向前滑了出去。但是不行，我感到那里在打滑，我没有进去。我又试了几次，怎么也进不去。问题出在谁这儿？我拉亮了灯，在我面前躺着的，是一具既不美丽也不丑陋的脏女人的躯体。这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脏女人！我把身子伏下来，仔细地端详着她，然后找准了方向俯身前行。她的脖子后仰，想尽力吞没我，可怎么都不行，我约摸试了十几次都不行。后来我说，“算了吧。”我这会儿沮丧极了，我什么都不行了，我完蛋了。

我盯着天花板上的灯泡在看，去你妈的吧灯泡。她

坐起来，愣了一会儿，开始安慰起我来，并且用脸伏在我的胸脯上一边哄我，一边用手摆弄我。可我一点儿也不争气，根本就没有要雄起的意思。到后来她只是在和我说话，她忽然说她有点儿想家，她说她弟弟刚刚死去，父亲卧病在床，她母亲一个人在大兴安岭下边的那个小城中摆了个小摊儿，而她高中毕业，还想再考一年大学，可父亲要换一只肾要花很多钱。她于是在犹豫了一个星期后，开始悄悄地在小城里当上了小姐，整整干了三个月后就给家中留了一笔钱，南下来到了这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呀，我太需要钱了，可我根本就没办法挣到一点儿钱。于是我就……”她说这些话时，我像个婴儿一样躺在那里，她突然看见在这间只有十平米的破平房里，到处挂着、晾着的都是我画的画儿，地上到处都是空空的颜料袋，和撕破的素描纸。“你是一个画家？”她有些吃惊地问我。

我无言以对，我大声地说：“是的，我他娘的是一个画家，可我才卖出去了一幅画。我他娘的现在……你叫什么名字？”她告诉我她叫杨梅。这个小姐倒是有一个不错的名字。可我今天一点儿也吃不下“杨梅”，我突然地感到了绝望，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种情绪，以前我总是像一个斗士一样对什么事都抱着有信心，可今天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完了。停了一会儿，我嚎啕大哭起来。

我的哭声大概把她吓了一跳，她愣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了一种怜惜的神情。她像个妹妹似的看着我，也许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婊子，她就是我的妹妹。我不顾羞耻

地哭着，她穿上了她那条黑纱裙，伏到我身上说：“我给你煮一点面吧。”我点了点头，我想这一切也许全都与饥饿有关，或者，是我的心理崩溃了。她飞快地煮好了我仅有的两袋方便面，然后我们每人吃了一碗。这下子，我感到好受多了。这期间她一直用一种怜惜的神情看着我，这真叫我受不了。我是一个艺术家，可连一个小姐都在用怜惜的眼光看着我，哪怕她是一个有善心的野鸡都不行。我突然有些生气，想起来也许还要给她付钱的，就找到了那条蓝布短裤，从那掏出了我仅存的四张五十元的钱递给她：“快，拿着它，吃完了你就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我的口气变得恶狠狠的，可她不，还像个小动物似的看着我，摇着头。“你难道嫌少吗？”我怒火万丈。她摇了摇头，“不，你太不容易啦，你竟然是一个画家，一个穷画家。”她用一种听上去叫我难受的音调说，“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不该要钱，我走了。”她站起身，我这会儿又难过起来，我走上前去抱住她。其实我有点儿喜欢她身上的那种味儿，那种贫穷和内心善良的气味儿。我把钱塞在她手中。她犹豫了一下，留下了一张五十的，把其余三张五十的又给了我。“就算开张了吧。我从今天起，在这里开张了。我走了。”她的脸色重新变得冷漠起来，推开我，然后走出了门。我愣了一下，又披上了衣服，追了出去，给她找了一根打狗的棍子，因为从我住的这个村子到三环路要走几公里路，可这里到处都是野狗，除了黑心的房东，这里连一个善人都没有。你必须防着那些野狗！我大声地冲着黑暗喊，可她已经消失了。

送走了那个女人，我又重新变得沮丧起来，这时候我想把我所有的作品都烧掉，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换不来多少面包，正是它使我挨饿。我躺在黑暗中仇恨起自己来。可是突然地，我感到我那玩艺儿在挺起来，没错，它一下就挺了起来。也许是一碗方便面的作用，我觉得这太好笑了，我躺在那里狂笑起来。我现在又有一挺不错的快枪了，可那个有善心的小姐在哪儿？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这件事可真叫我摸不着头脑。什么事情都有些阴差阳错。

我躺在那里有两个小时没有睡着。突然，我听见院子里的狗狂吠了起来，然后我的门被砸响了，我打开门，嗨，他是我的邻居，来自浙江的行为艺术家秦颂。“你怎么还在床上躺着呢？所有的人都来了，都聚在了前面的八里香餐馆里，就差你一个人了，快点儿他妈的起来吧。是不是你的大肠又发炎了？”

我爬了起来，听到秦颂那金属一样的嗓音叫我感到了快活。“谁来了？哪些人？”“从圆明园那儿也来了几个朋友，此外《天蓝色神经末梢》摇滚乐队的主唱盖迪、自由电影人王森、黄牟，还有诗人牛太阿，写小说的老K，还有美术评论家李双元，画家段琼、马月亮、何香草等一大堆人，就差你一个啦！你是不是大肠在痉挛？快点儿起来！”他向我又吼又叫，仿佛我是在面临着末日宣判。

就差我一个啦，那么好吧。我和秦颂到达餐馆的时候，那里已经坐了一屋子的人，八里香餐馆当然是一个